

第 2 冊

中庸

郭益銘 老師 整理



貳、詳辨是非得失，擬開圓解

◎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¹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²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子曰：「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鮮能久矣³。」

淺註

1.反：違反。

2.君子而時中：而，連繫辭；時，時時刻刻；中，致中和。

3.中庸其至矣乎，民鮮能久矣：至，達到即處；鮮，少。本句為夫子感歎世間能行中庸之道者稀有能逢。另解，鄭康成註之，久為行中庸之道久矣，亦即，凡民或能行中庸之道，但難以長久，旋即無法「時中」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君子即聖人，小人即凡民。言中庸之性德，本無君子小人之分，但能率性而反情者謂之君子；率情而反性者謂之小人。由率性故，君子之於中庸也，以能戒慎恐懼，無往而非性德流行，故無時而不中；由率情故，小人之於中庸也，肆欲橫行，無往而非情欲固結，略無一毫忌憚耳，然中庸未嘗離之也。故子思因感而歎之曰：『中庸之德其至極矣乎！』但能得之即為聖人，失之即為凡民。苟人人能之，人人皆可為堯舜，只是民鮮能之久矣，故向下結云唯聖者能之。」

【按】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此總標是非得失之源也。君子背塵合覺，故直曰中庸。九界皆是背覺合塵，名為逆修，故皆名反中庸。時字，只是無執著意。自利，則善巧安心；利他，則四悉順物。小人亦要修因證果，亦自以為中庸，但不知從慎獨處下手，便至於無忌憚，便是錯亂修習，猶如煮砂，欲成嘉饌。」

中庸是大本達道，所以為至。必具真智真仁真勇，然後能之，所以民鮮能也！此且總歎鮮能，下文方出鮮能之故。」

◎子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¹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子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²。」

淺註

1.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：知，同智；過，過度，似苦節，如智者可能認為守喪三年不夠，此非中庸之道，後賢者亦包括知者，此知者重在明瞭道理。

2.道其不行矣夫：其，已經；矣夫，感歎語助詞。此歎非牢騷不平，而似佛陀為眾生流淚生病之意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謂中庸之道昭然，如日月之照明於天地，最為顯見，發於民生日用見聞知覺食息起居之間，至近而易知易行，因何此道之不行耶？故孔子因而歎之曰：『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！』只是知者知之過，以離日用尋常見聞知覺之外，將謂別有奇特處，故索隱而深求；而愚者盲然無識，日用而不知，此其所以道之不得昭明於天下也。」

然既性道之不昭明，故雖有賢者志欲行之，惜乎不得時中之道，而行或過之，此所以夷齊伯夷、叔齊，曾勸武王莫伐紂，後發願不食周粟，終餓死於首陽山、下惠坐懷不亂、許由拒絕堯禪讓、務光夏末高潔之士，曾拒絕商湯禪讓，投江而死之儔，雖願中庸而行不得聖之時；桀紂幽厲盜跖之徒，反性率情，肆欲狂為，無所忌憚，故雖具中庸而行不及性之善，此所以道之不明也。

且夫知愚賢不肖，人雖不同，而中庸之性一也，而於日用平常之間，未嘗一息之間斷，但不能深體而精察之。如人誰不飲食，但知味者鮮，故有太過不及之差。是以雖知而不得為知，雖賢而亦不得為賢，此所以道其不行矣夫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不行，歸罪於知愚；不明，歸罪於賢不肖。可見行、明不是兩事。過處就是不及處。故論語云：『過猶不及。』特就其情見，縱許為過之耳，道本至極，那有能過之者。」

補註：賢者智者之過，偏於空也。偏於空，則耽沈寂，而不事行持，但自度而不發大悲；愚者不肖者之不及，偏於假也，偏於假，則迷五欲，而不能出離，貪勢利而無所忌憚。」

◎子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而好察邇言¹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²，其斯以為舜乎³！」

淺註

- 1.好察邇言：察，體察、觀察；邇言，淺近之言，常人之語。此即從老生常談中體會到大智慧之意，彌陀聖號之妙用即似此。
- 2.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：執，抓住；兩端，過與不及；用中，折衷之意。
- 3.其斯以為舜乎：其，推測；斯，指示代詞，此；以，連接詞，相當於「而」；以為，相等於「而成」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言中庸難能，雖賢知不無知行之過，意謂必若大舜之知、顏子之仁，方無知行之過也。然大舜生知者也，故云大知，而行則安行矣！尚好問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況其他乎？」

此深見其中庸難能也，何則？舜既生知，則宜無所不知矣，然尤好問而好察邇言。邇言，謂世俗淺近之言，即所謂葛藟^{割草砍柴}之言是也，已知而又好問，則無不及知之蔽。且葛藟之言猶有所取，則不自恃其知，而無知之過矣。

隱惡而揚善者，即所謂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之類是也；執其兩端，如不告而娶^{娶堯女，若告瞽叟則事不成，而彰瞽叟之大過}之類是也。所以隱惡而揚善者，以知人性本善，而惡乃所習之偏，非性之本有者。舜以率性善，故但見善而不見惡，故隱惡而揚善，即以待象之心，以待天下之人，所謂親親而仁民，是率性之行，則中庸之道無難行者，如此，則無不及行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非大知不足以行道，故先歎不行為病，後舉大舜為藥。全仁全勇之知方名大知，所以雙超知愚兩關。執兩端而用中，方是時中，若離兩端而別談中道，便為執一矣。兩個『其』字正顯兩端中道，原只一體。」

問：『何名兩端？』答：『善惡是也，善惡皆性具法門，惟聖人能用善用惡，而不為善惡所用，則善惡無非中道。如舜誅四凶，即是用惡法門也。書云：強弗友^{剛強不可親近之性}，剛克；夔友^{柔和可親近之性}，柔克。沈潛^{沉淪在下者}，剛克；高明^{顯耀之人}，柔克。平康^{事事平安}正直，皆建用皇極^{皇帝建立制度要循中道}之妙。噫，可以思矣！」

◎子曰：「人皆曰『予知¹』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²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『予知』，擇乎中庸。而不能期^{音基}月守也。」子曰：「回之為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³，則拳拳服膺⁴而弗失之矣。」子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⁵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⁶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淺註

1. 予知：予，我；知，同「智」。
2.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：驅，快速行進；納，入；諸，介詞，「於」之意；罟，網；獲，捕抓野獸之機關木籠；陷阱，上覆蓋偽裝物之坑穴。

3.得一善：合乎中庸之善，不可釋為普通善言善行。

4.拳拳服膺：拳拳，緊握不捨；服膺，銘記於心，膺為胸間，表心之意。

5.均：均分子人。

6.白刃可蹈：白刃，鋒利之刀；蹈，踏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在夷齊下惠之知，猶不免倚於一偏，何況天下無知之人，而自矜以為知，率意狂為，無所忌憚。凡所作為舉措靡不陷於大奸大惡，而自墮於不忠不孝，納於法網罪陷之中，而莫知其避忌，如此豈得為知乎！故曰：『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！』」

其中間有一二生質之美者，能知趨向此道，而又為習染所勝，物欲奪志，即能擇乎中庸，而亦不能期月執而守之，如此又豈得為知乎！此其所以中庸難能也！

孔子曰：『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恆者斯可矣！』故必若回之為人是乃好學之有恆心者，故擇乎中庸，則拳拳奉持而不失，服膺銘心而不忘，此所謂『好學近乎智』，蓋不得『生知安行』之大聖，而必若顏子『學知利行』之大賢，則亦可能於中庸之道也，甚矣！中庸之難能也！

非天下之大知大仁大勇不足以能此，且天下國家之難均也，而有才智者亦可均；爵祿人所難辭也，而有務潔廉之仁者亦可辭；白刃難蹈也，而有賦血氣之勇不懼死亡者亦可蹈。斯皆一曲之知、一己之仁、匹夫之勇，皆去中庸相太遠；惟其中庸，非大知大仁大勇者決不能，故曰『彼三皆易可能，唯中庸不可能也』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非仁守，不足以明道，故先歎不能期月守為病，後舉顏子為藥。全智全勇之仁，方名真仁，所以超出賢不肖兩關。擇而得者，知為先導也；守而不失者，勇為後勁也，是謂即知即勇之仁。言一善者，猶所謂最上一乘，一不對二，善不對惡^{非善惡之善}。」

◎子路問「強」。子曰：「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¹？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²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；衽金革，死而不厭³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故君子和而不流⁴，強哉矯⁵！中立而不倚⁶，強哉矯！國有道不變塞焉⁷，強哉矯！國無道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」

淺註

- 1.抑而強與：抑，還是；而，之言汝也；與，語助詞，表懷疑。
- 2.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：寬柔，寬緩柔和；教，教化；報，報復；無道，違反常理或不近情理。
- 3.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：衽，臥席；金，兵器；革，甲冑；不厭，不懼，不避諱。意即時時刻刻處於備戰狀態，戰死亦無所畏懼。
- 4.和而不流：和光同塵而不隨俗而流，即隨緣不變之意。
- 5.矯：古注莫衷一是，或以「正」為宜。
- 6.中立而不倚：循中道以立身而不偏頗。
- 7.國有道不變塞焉：有道，政治清明；塞；困窘而不通。不變塞，不改變為達之時之操守，似富貴不能淫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因上生知學知既不可得，此教之以困知強行之事，故引子路問強之意以發之，意在濟之以勇而後可入也。然南方之強，非是君子偏居南方，蓋言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乃南方風氣柔弱，而有似於君子，以柔弱勝剛強之意，故言此強之氣象，乃君子所宜處，正將陰折子路之剛強耳。

至若北方之強，正子路之強，乃血氣之強也，殆不足與不當強者也，故下教子路之當強者。曰：『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！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！國有道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』此四者乃汝之所當強者也。

和而不流，中立而不倚者，謂君子真有見於性真，乃和光同塵，混世同波，而不流於俗。至於日用見聞知覺，所遇聲色貨利交錯於前，而澹然無欲，而無一念循於情，心如太虛無所倚着，此所謂允執厥中者是也。故曰：『和而不流，中立而不倚。』此乃大丈夫之真強也。故云『強哉矯！』塞者，困窮而不通也！若夫懷才抱道，隱約於高巖崐石之下，困厄而不通，即天下有道，乃聖賢行道濟世之時，誰不願進，而欣慕之。當此之際，絕無一念求通望達之心，執守而不變其耿介之操，此非真有虛懷高世之量者不能如此。

至若一旦迫不得已而應世，或遭時不利，值國無道，雖至死而不變其忠義之節，此非精熟仁義之途者亦不能如此，斯皆賴所持中庸之性德而然

也，故教子路當強者如此。苟能此道矣。所謂困而知之，由勉強而行之者也！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非真勇不足以載道。故先舉有相之勇為病，後舉君子之強為藥，全知全仁之勇方名真勇，所以徧超知愚賢不肖之流弊。有真知真仁真勇者，均天下，亦中庸；辭爵祿，亦中庸；蹈白刃，亦中庸。若源頭不清，則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且道如何是源頭？慎獨是也！」

倘不向慎獨處討線索，則管仲之一匡天下，不似大舜乎！原憲^{孔子去世後，隱居於衛}之貧，不似簞瓢陋巷乎！子路之死，不似比干乎！思之，柔能勝剛，故南方亦得稱強，所謂忍為力中最也。和則易流，不流方見真強。中立易倚，不著中道，不恃中道而輕兩端，方見真強。

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方見真強篤信好學；守死善道，方見真強。如此之強，豈賢知者之所能過。故曰：『過猶不及也。』」

◎子曰：「素隱行怪¹，後世有述焉，吾不為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²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³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」

淺註

- 1.素隱行怪：素，依《漢書·藝文志》當作「索」，此為字誤。全句指探索隱晦之事而行怪僻詭異之道。
- 2.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吾弗能已矣：已，停止；或有德才之君子，行道半途而廢，但孔子是絕對不肯自棄的。
- 3.遯世不見知：「遯」通「遁」；「見」表「被」之意。

《中庸直指》：「此引孔子自述其所能強者如此也，索隱者謂知之過，即老子關尹之儔，所談如絕聖棄智^{棄絕智慧聰明，返歸天真純樸，即無為而治}，至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類。雖見理幽微，而非日用易知之道；行怪謂行之過，如許由^{拒絕堯禪讓}，務光^{拒絕商湯禪位投江而死}，介子推^{割大腿肉給晉文公，後隱居山林避世}之輩，雖亢世勵俗，高飛遠舉，獨荷決絕之行，而非聖賢所以經世易行之法。至其立言行事，而後世不無稱述者，但非中庸至正之道。」

【按】：《中庸直指補註》：「素隱是假智行怪，是假仁；積其精神而使後世有述，是假勇。勇不能守，即仁體不純；仁不能純，即知有未及。真智真仁真勇，三德只是一心，一心具足三德，全修合性，故名為依。唯聖與聖，乃能知之，下劣不知，為實施權。脫珍御敝，慈室忍衣，是名不悔也。」



財團法人臺南市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

電話 / 062993626

網址 / <http://sctc.ambtn.org>

地址 /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33號2樓

信箱 / ambtn8@ambtn.org